新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六三八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稅務總局通告

查近來發現有部份奸商竄以外貨假冒我解放區產品，茲爲易於識別我產與外產（蔣美貨物），便利各地民商往來運銷貨物計，本局特製印就「土產運銷證」（其他解放區之土產品運來我區者，其運銷手續悉依各該區之規定）。凡我解放區產品運往本邊區境內或其他解放區時，不論公私商人均須向就近稅務機關領取「土產運銷證」，否則難以辨別，即以外貨論處。此證規定於十二月一日一律啓用，特此通告。

稅務總局通知

查過去發出之查驗證，發現有遺失、濫發、走私人員竊取爲流弊，茲爲根絕此流弊，本局特製定新查驗證（字樣橫寫），從四七年十二月一日起一律啓用，所有過去行署或專署製印之查驗證完全交回本局作廢。今後如發現有仍攜帶舊查驗證，實先斷私害，得將人扣交政府依法處理，特此通知。

土改深入中壞蛋現原形

邊區特等鋤奸英雄王俊德原是大惡霸

區長武銳選「英雄」區書明知是假不予揭穿
縣長任悟僧今年還將王某富農成份改成中農

（陽曲訊）以誣良爲奸僞造戰績而騙取邊區特等鋤奸英雄頭銜的惡霸王俊德，於十月初被陽曲縣委宣佈撤職，扣押政府，決定交羣衆處理。王某出身富農家庭，現年二十二歲，陽曲五區范家溝人，十七歲參加民兵，後混入黨內，担任過民兵分、小隊長。四四年出席邊區羣英會，當得邊區特等鋤奸英雄頭銜。會後返陽曲，即被提拔爲區武委會副大隊長，四五年又提升爲區委宣傳委員，四六年夏調公安局任偵察員，今年六月調到縣委機關。自參加工作以來，羣衆給他的結論是姦汚婦女、貪汚、捆打吊人、吃肉吃麵，好活了幾年，沒有作一點好事。茲將其數年罪惡，擇其主要者揭露如下：

把罪惡揑造成「英雄偉業」——誣陷好人為特務 反成「鋤奸」好漢

王俊德前房妻高氏，原籍陝西，逃難來此，年方十五，係一樸實的農村婦女，因生活無靠，在父母主持下，許配王某爲妻。嫁給王某後，即遭到王某虐待鼓嫌，蓄意謀害。四四年該地進行反奸，王某認爲時機成熟，遂發動張秃潤牛爲其幫兇，捏控其妻在「特務」張某指示下，偷竊他的鈔記本，由任潤牛作證，企圖達到離婚目的，但未遂。羣英會後更助長其兇惡氣焰，進一步誣其妻參加特務害他，終於達到離婚的目的。在村中因人家的女人不願他姦汚，而誣爲「特務」的，有任貴戊、任毛二、王高萬、岳二毛、岳三毛、岳模科、劉綿龍七人，因不滿意他貫徹罪惡行爲誣陷爲「特務」的有胡鬍子、任潤牛、任毛二、任雙牛、張懷義、張補大等六人。其中不少是貧苦羣衆。至雖然有個別不好的人，也不是掌握了材料，爲了工作，完全是出於個人報復。在陽曲縣召開羣英會時，由區長武銳「領導」羣衆選爲「英雄」，在縣上羣英中評定爲第三名鋤奸「英雄」。當時區委書記史峯（編者按：武銳、史峯今在何處？均應追究審查。）已知王俊德是誣良爲奸，但爲了個人掙得培養英雄榮譽，不予揭發。到邊區後，更肆無忌憚的揑造「英雄」偉績，扣捕之三名漢奸，並非他一人捕獲，而竟說成他一人的功勞，又騙得邊區特等鋤奸「英雄」的頭銜。

逼死兩位貧苦群衆 强姦婦女十餘人

王某任分隊長時，貧苦農民劉貴只因爲搞的吃了，强恆山的四個棗子，被他與當時的中隊長劉輝龍看見，即用繩綑在村外一顆大樹上，要個唱戲三天，大烟五十兩，逼的劉貴只走頭無路，最後自殺。四六年在波井村工作時，將鄔樂願家會貧苦羣衆李三毛誣陷爲「特務」，用繩綑死，至於被其綑打吊過的羣衆，則難以數計。被他强姦的婦女，在十餘人以上。僅以「特務」罪名相威脅而達其慾的，即有七人之多。在附近各村，據他自己承認的，亦强姦婦六人。自當了「英雄」與他前妻高氏離婚後，爲找老婆，到處詐騙，會企圖與閻特人員的女子結婚。波井村郝三元（富農）有一女，他先姦後娶，領導上曾多次勸阻無效（編者按：對此種行爲，不執行革命紀律，還「數次勸阻」，頭成什麼革命的組織與領導。）。撤佔波井後，私自帶領民兵搶到他家，殿重地損害了黨的威信。直到環次被扣後，才與該女人解除婚姻，退還娘家。

貪污詐騙强迫代耕 群衆受害深重

王俊德之父王志國，係國民黨員，抗戰時是小學教員，新政權建立後，在村中當担任了農會幹事，把持村政，一手遮天。由於王俊德兄弟三人皆爲縣區幹部（編者按：王某兄弟二人，亦應加審查），更助長其惡霸行爲。從新政權建立後，一向說的「貧農」，原來貸糧貸款，他家獲得最多，僅去年就貸給他家一石餘小米，抗勤一繳不支，而且還要羣衆與他代耕，他家有地近三十垧，每年春天從送糞、耕地開始，至秋收把糧食放到囤裏爲止，完全由羣衆負担。而他家每年僅負担公糧九升至一斗。王俊德惡霸成性，詐騙貪污，隨意向羣衆「借糧」「借錢」「借物」等，幾乎普及五區各村，僅他村二十餘戶人家，受其害者有十餘家。全區受其害者，戶數錢數一時難以統計，都是一借不還。去冬在鄔樂社家村私自沒收了一家的衣物，即値白洋百元。去年在波井與四五個人合夥做生意，所賺紅利完全獨吞。去冬敵人侵擾五區時，扣押了一些犯人，他曾企圖貪污小麥千餘斤，被揭穿後未遂。他所詐騙貪污的一切財物，一部拿回家中，大部與破鞋一塊大吃二喝了。

王某罪惡罄竹難書 六月裏楊縣書還說英雄是實

王某曝上欺下，肆意妄爲，在北小店派出所工作時，領導上並未決定他担任所長，但自稱所長，隨便扣押羣衆，僅短短一月時間，被其扣押吊打的羣衆即達二三十名。私刻「晉綏邊區陽曲縣誠出所」長戳，甚爲紊亂。而與羣衆發證加限，木製，與特務奸商通兵非和成一團，爲非作歹，特務張鍋科、張生虎與他合夥做買賣，自由來往敵我區域，王某橫行不法的程度，可見到了什麼地步。

以上事實僅選其重要者簡單寫出，其擬惡羣衆的事實是罄竹難書的。今年土地改革時，羣衆將王俊德劃成富農成份，在夏徵時縣長任悟僧竟又改成中農（據王某供），縣書楊新同志在今年六月份仍認爲王俊德是「英雄」，一直到今年十月初，事跡是實在的，縣委才正式宣佈撤職，扣押政府，決定交羣衆處理。（路明）

評：評王俊德事件

誣良爲奸的惡霸王俊德，竟曾被給以邊區特等鋤奸英雄的光榮稱號，還培養張牟上這個頭銜更加爲非作惡，欺壓羣衆，時近三年之久。在今天這個根據地中，雖然沒有把這件駭人聽聞事實之如何發現的經過寫出，但可以肯定說：這是賀李英明領導與土地改革日益深入的又一大收獲，這是同志們階級覺悟更加提高的結果。在賀李光輝領導下，在發動羣衆自己起來解放自己的鬥爭中，大家的眼睛是越來越明亮了，一切妖魔鬼怪的原形必然要一個個的暴露出來。這件事情的發現不是偶然的。

這件事情的發現，又一次的說明了過去，特別是四三年四四年以來，我們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達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沒有那樣嚴重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像陽曲四區那樣飾惡爲善的欺騙上級的罪惡行爲，是不會鬧到這種地步的。沒有縣長武銳與區書史峯這樣的人，也絕不會把誣良爲奸的惡霸，變成「英雄」一樣的人。同樣，沒有像陽曲縣長任悟僧以及縣書楊新這樣的幹部，這個罪大惡極的大惡霸，也不會如此長時期間，在陽曲四區橫行不法，一直到今年的十月，而使羣衆的利益與黨的政治威信遭受到莫大的損害。這件事又給我們一次大警惕！武、史、任、楊等，不僅應嚴格的檢查自己的階級立場，而且須受到羣衆與黨的嚴格審查，黨也必須嚴格審查他們！

過去工作中，給人民造成了許多不可寬恕的危害與罪惡，這是其中的典型之一，一年多來，在賀李與分局的正確領導之下，我們已發現了不少，下川坪、史家曲事件都是。這些事件，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與革命者看了，不能不爲之痛心，而它們的發現，又是我們的勝利。但是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以爲發現這些問題而可以自滿，可以高枕無憂了。相反的，我們應更加警惕、清醒，更加深入羣衆，依靠羣衆，繼續發現問題，把反「客里空」「戈爾洛夫」運動，把查思想查階級運動搞到底，搞徹底。我們要緊緊的和羣衆一起，以認眞徹底的態度，改造我們自己，改造我們的一切組織，給人民更好的服務。我們有堅定的信心，一定要把封建勢力，從每個角落，徹底乾淨的消滅與肅清。

這就是我們對王俊德事件應有的認識。

蔣管區學運以壯闊規模發展
爭自由運動擴及京滬昆
蔣匪如坐針氈慌忙開會妄圖鎮壓

（新華社陝北廿日電）綜合消息，以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于子三被蔣匪在獄中殺害爲導火綫的蔣管區學生反壓迫爭自由運動，已由杭州、北平擴至南京、上海、昆明等各地。昆明三十個大中學師生兩萬餘人，於六、七兩日舉行總罷課，並在雲南大學廣場集會示威，聲討蔣匪在昆明及各地連續屠殺學生教員罪行，要求立即釋放被捕者（美聯社香港九日訊）。爲同一事件，蔣匪心臟區域京滬亦爆發罷課等行動。南京金陵大學學生自治會於九日投票，決定全校罷課一天。中央大學全校亦致電浙大學生自治會誌哀（美聯社南京九日電）。上海各學生團體八日聯名抗議于子三被殺，並表示支持北平各校師生嚴懲兇手等要求（合衆社滬九日訊）。

北平方面，各大學教授紛紛發表聲明支持學生罷課行動。北大、清華兩校教授聲明中，表示同情學生行動，要求嚴懲殺害于子三烈士的蔣政府負責官員，並駁斥蔣匪誣蔑學生罷課根源於所謂受煽動之謬論。燕大師生聲明中，譴責蔣匪在北平、上海、杭州等地逮捕學生，係毀法行爲，完全違反人類正義，並指出蔣匪此種暴行已使世界人民更清楚認識了蔣家匪幫的眞面目。燕大全體外籍教授均署名於此聲明中（合衆社北平八日訊）。

另據美聯社南京九日電透露：各地學生反壓迫爭自由運動的日益高漲，使蔣家匪幫如坐針氈，蔣介石曾於九日在南京慌忙召集會議，「訓令控制學生運動」。蔣黨青年部長特務頭子陳雪屏於會後發出談話，以「解散學校」威脅各地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一般認爲此次蔣區學生反壓迫爭自由正義運動的洶湧澎湃，即係蔣匪自暑假以來在各地屠殺學生、解聘教授、大事逮捕屠殺學生的直接結果，任何恐嚇欺騙與鎮壓，決不能阻撓學生的正義反抗。

臨縣安業村群衆 審查抗屬和退伍軍人

——三戶變相躲兵的不够抗屬資格—— 秦根生等五人被撤消了退伍證

（臨縣訊）安業村農會在讀「告農民書」後，審查抗屬和榮譽退伍軍人。審查結果，抗屬二十五戶有三戶不夠資格，因他們是在公營工廠織布，變相躲兵。榮譽軍人十一名中有五名合格，群衆一致認爲他們是爲保護人民利益而流血，是有功勞的，够上榮譽軍人的稱號。其餘六名，一名因扣押政府，尚未審查，五名根本不够榮譽軍人的資格，群衆沒收了他們的退伍證。如秦根生，曾在閻匪當兵，被打壞，逃跑回家。那時，他弟秦退生也從我軍開小差回來，動員歸隊時，他即頂秦退生去了。因腿被打壞，一去就住了後方醫院，休養了一年，其事後做，就退伍回了家，成了「榮譽」伍軍人。審查時群衆說：「根生對咱農民有甚功勞，住上咱的醫院，吃上白麵，把傷養好了，就一退伍回家，說咱救一點事！」又如秦金堂，四四年冬參軍，不到二十天就開了小差，四六年春歸隊後，在後方生產，中間回家住了兩月，今年九月就又裝病請假回來了，[illegible]給他二斤小米，總共不算兩年，中間開小差請假就有一年半，但還是裝病退伍，騙了公家二百斤小米，[illegible]是功勞和榮譽嗎？」其他三名也都不够榮譽軍人資格，[illegible]受到群衆的[illegible]。金滿堂，河北人，三八年入伍，由戰士一直提升到連長，四二年因病退伍，原住綏德，今年移臨縣安業村，群衆對他非常愛護，土地改革中給他三家三口人（老婆孩子）共分細糧地二畝半，最好的[illegible]地，[illegible]，但他不好好勞動，抽大烟，吃好的，[illegible]遊手好閒，今年又[illegible]上大煙，浪費撫卹糧及鬥爭果實。九月初，他覺得沒油水可撈，以探親爲名，企圖回河西再分鬥爭果實。十月廿左右，不知那裏搞的一張假退伍證（他說拾的朱蒼浦），說動楊玉山去陝甘寧邊區要求安家救濟，後被邊區政府扣押，金滿堂又於十月二十八日到安業村。三十一日，貧僱農開會找他來談，他還不承認。十一月三日在全體農民鬥爭下，他才向群衆低了頭，承認了錯誤，並訂了八條紀律：今後要好好勞動，戒絕賭博，和人和氣，不賭不浪費，接受群衆的監督。（趙明誠）

薛生相欺侮抗屬女人 火山群衆收回殘廢證

（離石訊）四區火山村三等殘廢軍人薛生相，欺侮抗屬女人，群衆鬥爭後，取消了他殘廢軍人的資格，收回了他的殘廢證。薛生相在四五年參加了呂梁軍區在四區當通訊員，去年二月在汾陽戰鬥負傷，因傷即以三等殘廢復員，五月間回家後，又當了民兵隊長，家裏左鄰右舍以他殘廢軍人資格，勞力及殘廢軍人，敢欺壓群衆。姦淫婦女，挑撥人家家庭不和，挑撥的與家庭不和，棉花翁不在，便走抗屬棉花，又乘村中翻身的時候，屬某的女人，今春下種的時候，勾結嫖人公開聚賭。自己的撫卹糧借給他嗣父，讓群衆給他解決麥籽問題。自己不服抗勤，卻賺上錢買的支差。十月三十日，火山群衆開會鬥爭他，貧農高秀元說：「自己騎馬不小心跌殘廢，復員回來就欺負抗屬的女人！你在外面當兵，別人欺負你的女人你會怎樣呢？」受過他姦汙的女人也起來控訴。最後大家說他不够退伍軍人資格，不應享受殘廢軍人待遇，當收回殘廢證，並要他包賠抗屬的十斤棉花。（賀定五、雒品三、陳汝才）

（編者按：像薛生相這樣的壞蛋，經群衆鬥爭後應再送交政府法辦。）

開除地主奸僞份子軍籍

王文榮、李三、郝四娃均交群衆處理

寧武保衛隊隊員

（寧武訊）寧武保衛隊全體隊員已洗清階級異己份子及奸僞份子王文榮、李三、郝四娃三人。王文榮是二區馬坊村人，他父是著名的惡霸地主，他在四一年混入我公安局當通訊員，後調保衛隊當戰士，四三年環境困難時，王某怕死開了小差，躲在敵區附近的親友家。四五年又混進保衛隊當兵，去年被提拔當了班長。王某即公開反對土地改革，不滿意群衆對他父親的清算。暗中又和地主犯人勾搭。今年七月派他帶領犯人去[illegible]，他便把罪大惡極的要犯周某引到他家抽大烟。王某更一貫的貪污腐化，去年在寧武城，曾貪污敵僞物資麥五大斗，白洋七元。今年在生產當中，又騙取生產果實，值廿餘萬元。他每到一村跟亂搞破鞋，並勾引落後份子一起，互相包庇。此次經全體會議決定開除軍籍，暫時扣押將來交群衆處理。李三在四零年參加我區公所當通訊員，後調[illegible]，因怕死開了小差，後投敵當「特務隊」隊員，二年多中，到處擾亂群衆，一次便以「通八路」罪名，敲詐拔寨押貧苦農民王拴子、黨拴子、如娃等三人的白洋二百四十元，並強姦了十九個婦女。後又到僞「區公所」當區警，在楡木橋村催要糧款中被我保衛隊扣押，經六個月的管押教育後釋放，參加保衛隊當戰士。後李某又在三馬營和破鞋拉鬼，又和城內一個破鞋勾結上，在一起抽大烟賭博。此次決定開除軍籍，交群衆處理。郝四娃曾當過二年僞軍，去年七月混入保衛隊，進行破壞，去年派他到溝坊村押送犯人，他竟把消息告給犯人，讓犯人跑了，他又把犯人留下的鐲子私自貪污。今年派他到五寨送犯人，他在半路上把犯人交給老鄉，卻私自回了家。並在看守犯人時給要犯允某送大烟，私拿犯人的鞋子等。此次也決定開除軍籍，交群衆處理。（張修業）

離石緊急佈置 抓緊翻秋地

（本報訊）離石的秋翻地工作，前雖經各區佈置，但群衆中翻地的仍不如往年。

十月三十一日，縣上召集各區幹部會議，大家認爲：今年莊稼遭凍，秋收工作擠在一起，時間比較忙迫；另外，由於平分土地，地主、富農故意使田地荒蕪，有些中農因爲地權沒有確定，也心明年種不上，觀望不動；廣大貧僱農則因沒有牛犋，無法翻地。針對此種情況，會上決定：要以貧僱農爲主，推動中農，逼個地主、富農，進行翻地。先和貧僱農研究：平分土地是爲的更好的生產，要快的翻身，今年秋翻地，就是爲明年生產打下基礎，同時，今年收成不好，秋翻地後，明年可早種及田，現在鬧翻地主、富農耕牛，讓貧僱農大量翻地。對於中農，要說服、推動，使他們積極參加秋翻地。中貧農翻過的地，將來平分土地時，盡可能加以照顧。即使有部份要動的土地，也可由群衆自己商定，變工的辦法，使翻地的，不要吃了虧。至於地主、富農限期須歸翻過地，必要時，並給他指定地段、畝數，這一期翻其翻地時，現在僅剩半個月的翻地時間，必須抓緊推行這一工作。（學）

（離石訊）上安村貧僱農因缺乏牛犋，中農因不了解平分土地政策，秋翻地的很少。工作團去後，除宣傳平分土地政策外，並將地主富農的六條牛，調劑給冊三戶貧僱農，解決了牛犋困難，大家決定以牛爲中心編成小組，加緊秋翻地。第一天已翻過十四五畝。（王澤民）

受附近村莊土改影響 下莊群衆自動扣起地主

（代縣訊）六區下莊村群衆，在鄰村土地改革影響下，自動把七家地主扣起來，將其全家人口趕出門外，財產全加以管制，並查封，並查出了許多隱藏財物。該村後工作團派人到該村，便自動控訴地主的一切罪惡事實。一個戶辦來說：「我爺父手上就給地主王三照家種地，到我三輩子，至父親和我三輩子永沒離開當個戶，人都知道，我三輩子不吃洋烟、不耍錢、不嫖破鞋，但直到如今，我弟兄倆，都五十多歲，連個老婆也娶不上，這後代也要斷了根。從我記得，給地主孔挖後種了八年地，沒有一年不吃人家的餓，老是每年春天吃一石，秋天還一石五，就是前吃二，秋收也是加五，到了秋收時，地主就給你分糧，[illegible]除了債，給你留不下幾顆，[illegible]借八斗，到來年你又借，[illegible]餓死人家吃糧借債，我們受了三輩子窮，[illegible]地是地主的，[illegible]：一貧農侯德說：「先種地時，主說：『[illegible]我給你地種，要白給人家担水，一担一担用一扭，老是不吃，倒一隻[illegible]，地主女人到廟上水[illegible]着穀，咱給人家趕車，地主女人坐車的時候，咱站的遠遠的，等人家坐好放下車簾子，咱才能趕車。舊社會咱窮人就如同比地主少一把骨頭，咱們受苦呀！」現在群衆找到了咱，認清是地主附敵，[illegible]得不能翻身，一致要求鬥爭地主。接着便進入醞釀，準備鬥爭。（柳倘爵）

保德二區石塘村 貧僱農帶頭自發鬥地主

分配委員劉懷弟兄自私偏向，被群衆撤職

（保德訊）二區石塘群衆在牧塔群衆鬥爭勝利的鼓舞下，自動鬥爭地主。九月間，牧塔工作團爲同二區邊農土地改革，乃派了幾個牧塔的貧農找了幾個石塘的貧農，計有孫子、限存子、補成人等到牧塔來，讓他們參加了牧塔當天的鬥爭大會，後來工作團又同他們開了個小會（牧塔貧農小組亦參加），宣傳土地改革政策。會後，跟存子們回到村裏，人們圍住問：「沒幹部參加敢不敢鬧？」他們說：「牧塔家說天大幹部也不要怕，如今是由群衆嘛！」衆人說：「那咱就鬧起來吧！」他們開了貧農會（[illegible]），[illegible]選出七位農民代表（其中有一個中農），當即派人把混入僞政府的地主陳丙玉扣押回來，封存了地主的財物。鬥爭會上大家說：「這是鬥公家」，陳丙玉的軍裝脫了，大家說：「不是鬥地主」，又把地主陳丙智穿的好衣服，當場換給最貧苦的人。

（又訊）在秋收前石塘群衆分配衣服及農具，貧農小組主張按需要分配，先儘最窮的分。選出六個分配委員，其中有兩個中農（侯人（貧農）弟兄）。貧農怕講不通劉懷（中農），就又增選了一個貧農和一個中農。分衣服時，劉懷提議打成一價分，貧農不同意，他們認爲按來價分滿足不了貧農的要求。爭論的結果仍是按需要分配。分的時候，大家說這件衣服該給誰，就給了誰。但在分傢具時，又搭配成份子，採用了「紅黑死挨」的辦法。貧農反映不行，張侯滑台分上，補成人有卻分了一個；九科子有莊默又分了一個，他要穿給另一個貧農六子，潤懷和侯人有權還分了好幾個。而且誰和他關係好，誰也就分了東西。於是貧農們就召開貧農小組會和農會，檢討審查，一個分配委員六子提出讓大家在分配上出潤懷和侯人來，後在農會上提出，他倆自私偏向，大家對他作了嚴格的批評，決撤他倆分配委員的職，把分配不適當的東西作了適當的調劑。（萬一、孫政民）

孝義盜竊烈士墳墓案 主犯李福堂依法槍決

協謀犯劉鳳恭處徒刑三年

（孝義訊）孝義公安局接受軍隊幹部及地方群衆意見，將盜竊我烈士田木及劉光我烈士衣服之主犯李福堂，依法槍決。李現年四十歲，四區賢者村人，爲閻匪「同志會」的會員及村「兵役組長」，民國三十四年我軍解放該地後，由於區上石秒明答應我觀念楊，使該犯混入了該村民兵組織，充當隊長，三五年十月又當村副。去年十月間，私帶「民兵」二人，攔路打劫客商。去年春季役中，該村設有臨時兵站，該犯用大秤進小秤出的辦法，貪污公糧二千餘斤，並借用勞動名義貪污買補了洋無數。前方衛生所在該村寄存之血衣七十餘件，亦企圖貪污。今年正月，該犯竟敢夥同天良與該村一「農會秘書」劉鳳恭、村警劉立四等計議，主使遺頭仁等四人把我陣亡烈士十五具遺骸從棺木中倒出，盜剝光衣服、手巾、水壺等件，被該犯爲血腥分贓。此罪行被我方偵緝察之後，該犯於捕押途中竟又敢排我戰士下崖，企圖乘機逃跑。當該我看守人員追擊捕獲，對該犯滔天罪行，軍民痛恨至極，隨於九月二十四日在該村召開群衆大會，將該犯槍決。協謀份子劉鳳恭判三年徒刑。除劉立四潛逃在逃緝外，其餘從犯均予以悔過自新。至被貪污財物均追回交政府分別處理。（任雲峰、馬健）

交城西冶村婦女 爲傷病員做棉衣

三天完成一五〇套

（交城訊）三區西冶村婦女爲醫院傷病員趕做棉衣。貧農禿山的婆姨說：「咱們在家裏，又沒病，還穿幾大[illegible]，也行，換出時間給傷員做棉衣吧！」貧農[illegible]個命有對他婆姨說：「你先做棉衣吧，我一個人收秋！」全村八十個婦女，三天之內，完成了一百五十套。（張和軒）

（臨縣訊）招賢婦女在爲前方戰士縫棉衣中，發現雙坪地主李增德的女人進行破壞，她縫了兩條棉褲，沒有按期完成，棉花裝的不勻，引起[illegible]，而且在褲內裝了兩條針，企圖引害我戰士，現婦女們已要求政府暫時扣押，最後交群衆處理。（劉克、聽先）

蔣區工農學各界人民
反賣國獨裁運動高漲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蔣管區人民反抗蔣介石賣國獨裁統治的運動已日益高漲。十月份一個月內，在北平及杭州，已有燕大、北大、清華、貝滿中學及浙江大學先後五度爆發反壓迫爭自由之罷課示威，參加者在一萬一千人以上。運動繼續擴大，以抗議蔣匪殘殺浙大學生爲導火綫，本月六日，北平全市所有大中學學生數萬人已捲入總罷課，昆明學生二萬人亦於六、七兩日舉行總罷課，南京方面，金陵大學亦已於九日決定全體罷課。運動正以空前壯闊的規模，向前發展中。

九月份以來，上海、天津、青島等地工人爲反對飢餓、反強迫改組職工會及逮捕工人而發生的工潮，亦終伏此起。九月底至十月初，上海美商、英商及法商水電公司八千人以上的罷工，更明顯地帶着反壓迫爭自由的性質。

農民的武裝鬥爭，則爲蔣管區愛國民主人民運動的主要形式和主力軍。華南及江南人民武裝，最近配合人民解放軍的全面反攻，實行大舉出擊。廣東人民武裝於九月三日一度切斷美國援蔣之粵漢九廣路，復於十月送出動，進擊該鐵路上之重要據點深圳。粵南人民武裝於上月下旬，亦在廣州灣附近大舉出擊，與蔣匪海軍、保安隊及警察激戰一週。海南島瓊白駒將軍所部人民解放軍，自九月以來，不斷猛攻該島重要港口海口市及瑞山、臨高等縣。江南人民武裝則於九月間攻克南潯及茂林等城鎮，十月間復斷京杭及杭徽兩公路，並在上海附近之南匯、奉賢、川沙等縣不斷出擊。當襲行動，使兵力不足後方空虛的蔣匪，疲於奔命。

嚮起蔣介石後方的人民武裝正在蓬勃發展。江南已恢復至新四軍前年爲爭取全國和平而奉命撤出該地區前之局勢，至於福建、廣東（包括海南島）人民武裝，則已較以往任何時期更爲強大，素質的提高尤爲明顯。江南及華南的部隊指揮日趨統一，戰術上普遍實行不斷殲滅小股敵人壯大自己的方針。在政治方面，人民武裝已普遍領導群衆建立人民政權，海南島已設立民主省政府，粵桂間正在設立邊區政府，浙江、化縣已設人民的縣政府，粵北南雄人民掌握的鄉村政權達二十餘鄉鎮，浙江四明山區各縣已成立浙東行政公署及若干縣政府。各地人民武裝普遍實行開倉濟貧，在福建莆田楓葉鎮，竟一次分穀千餘名。各地廣泛提出懲辦貪官污吏，反對徵兵徵糧口號。江南華南人民武裝活動所及，已實行減租減息政策，在那裏，武裝鬥爭已與廣泛的羣衆運動結合起來。

司徒雷登　血腥屠夫相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上海消息：美大使司徒雷登八日在滬江大學發表一極端侮辱中國學生運動的演講，誣衊中國學生反飢餓反壓迫反美國侵略的正義愛國鬥爭爲「聽信宣傳，盲從大衆」，爲「破壞性的」，要中國學生「不要放肆」，並恬不知恥地宣稱，「中國人民一現在不需再抵抗外來侵略」。衆信司徒此一無恥演說的眞正用意，是在暗示蔣介石用血腥恐怖手段鎮壓目前正在再次廣大興起的蔣區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司徒扮的是血腥屠夫的角色。

豫陝東綫我軍
解放方城縣城

（新華社豫陝前綫十日電）東綫我軍六日解放平漢西側之方城，戰果正清查中。此爲我軍挺進豫陝以來解放之第二十二座縣城。

臨濤路北我橫掃蔣匪
斃傷俘敵一千七百

（新華社華東十日電）濱海地方兵團四、五兩日，於臨（沂）濤（雒）路以北橫掃台（兒莊）濰（縣）路臨莒段湯頭、太平莊以東沭河以西一帶，所到之處，土蔣及蔣記「還鄉團」零一一就殲。湯頭蔣匪八三師以一個營兵力增援，亦被擊退。共計斃傷二百餘名，生俘蔣記大隊長以下一千三百餘名，收復村莊百餘處。六日，蔣匪八三師一個營復糾集僞軍洪九部共約一四團，沿臨濤路北犯平城千河一帶，企圖增援反撲，又被我軍另部擊退，斃傷其二百餘後，狼狽回竄。

濱北地武卅五天殲敵近四千

（新華社華東十日電）自九月九日蔣匪侵佔諸城至十月十五日解放軍收復該城三十六天中，我濱北分區地武廣泛展開游擊戰，共計俘敵三千零三十九名，斃傷敵九百六十一名，毀敵汽車八輛。當蔣匪糾偽莒北時，會有一百零三個村莊埋設的地雷被踏響，頓如陷火海，斃傷甚衆。

（新華社華東十日電）困踞威海衛市東北六里許棉花山附近之蔣匪，給養無着，全靠搶掠維持。旬日來，曾四次出外搶糧搶魚，均遭我城市守軍擊回，共斃傷敵四十餘名。

豫西解放地區
匪患大部肅清

（新華社豫陝前綫八日電）豫西解放地區土匪大部肅清。該地向爲土匪出沒之區，匪衆大多爲地主掌握，修有寨圍，稱霸一地。我軍進駐豫西後，各匪即大半流爲散匪，在蔣賊暗使支持下，繼續爲害地方。我解放廣大地區後，當即派出小部隊，與地方羣衆自衛武裝分區清剿。八月底，我軍會攻佔七百餘土匪盤踞的洛寧楊坡寨子，將匪首王傑三、李星彩、楊鵬蛟等以下匪衆一網打盡。九月初旬，我軍會剿仁海路北新安澠池地區股匪，[illegible]匪，捕捉一部，除[illegible]被殲。十月二日起，盧氏我軍在南五里川、朱陽關、石橋頭一帶剿捕殘匪，[illegible]個中隊。十月中旬[illegible]劉匪，並於二十八日將[illegible]匪老巢村（宜陽西北），生擒匪首[illegible]數十名，並解放婦女多人。[illegible]十六日，我軍直搗[illegible]，取步槍九百二十七支。

轉戰大江南北我軍
兩個月來六戰六捷
所俘虜超過自己原人數一倍半

（新華社鄂豫皖前綫十日電）記者柯岡報導：年來轉戰大江南北深入蔣匪後方的張才千、李人林兩縱隊所部，自與劉鄧大軍會合後，兩個月來六戰六捷，捉捕的俘虜超過自己原人數一倍半，各種武器調換了兩遍，總獲[illegible]，其中共才一百七十人，[illegible]襲朱堂店和參加此次界嶺[illegible]，僅以小部隊夜襲，即予打擊，以輕傷三名的代價[illegible]。後著除殲猛完成誘敵任務，[illegible]猛、果斷、機動、靈活，[illegible]亡百餘人之代價，俘敵[illegible]，繳獲大小炮二十八門、[illegible]三十餘挺、子彈十五萬[illegible]及朱五店等戰鬥，均[illegible]。

如何愛護民工與組織民工
（陳毅將軍在魯東人民解放軍幹部會上報告之一段）

目前在我軍前綫和後方，日夜有數十萬勞動人民參戰爭服務，他們的任務，主要是抬擔架和救護傷員，替軍隊運送糧食，搬運戰利品的後送和軍用品的前送，同時還要替各勤務部門、各地方工作機關擔任輸送工作。這樣一個由勞動人民組成的支前勞動大軍，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出現，其勞動服務的熱忱，其政治覺悟的深刻，非工作繁雜的辛苦，風餐露飲，日夜勤勞，[illegible]美蔣飛機砲火裡行進奮鬥。他們愛護傷員、愛護公物的高度負責的精神，保證了繁難任務的完成，數十萬勞動人民的組織和指揮，逐漸形成系統和秩序。這是一門鉅大精深的組織科學，這是在我黨領導下中國勞動人民高度的政治覺悟與組織天才的偉大表現，這是我軍能保持常勝光榮成績的有力因素之一。沒有這一支偉大勞動人民志願運輸大軍，我們休想戰爭能勝利。一個美國記者參觀山東解放區，看着勞動人民服務前綫的運輸行列，感覺詫異，他認爲在歐美各國縱令有此現象，也必須軍隊押解和官吏監督，至少應有鉅大報酬才行，否則，人民推辭着許多重要的日用品和軍用物資，是難以保證不被損傷或盜竊或私自受用的。至於在其他各國或國民黨中國，據該記者親眼看見，則要非高度強迫命令，用盜奴役辦法，不可能組成這樣大的運輸隊，而且用新運輸隊是不可能持久的，大批大批開小差，大批大批逃亡，大批損壞盜竊貪污，是難免的必然現象。只有在中國解放區的現象非常奇特，一樣強大的數十萬人民運輸隊伍，一無軍隊押解，二是到處推擁和運送着主要戰爭物資和生活必需品，三是爲了防空而夜間運動，四是勞動辛勤，還要冒着國民黨飛機砲火的威脅，[illegible]，並無成批逃亡和盜竊的現象，人人表現了志願的勞動服務的高貴精神。該記者最後認爲，這是解放區人民的民主運動的偉大成功，是突破歷史所創造的奇蹟。

我想這個美國記者的估計和評論是正確的。目前所進行的偉大愛國自衛戰爭，只有從人民羣衆的正義性和解放區軍民服務戰爭的自覺性，才能獲得正確了解，因而這個戰爭是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所不能克服，它的勝利的必然性更可預見得到的。

一年來的自衛戰爭，出現了各種新事物，廣大人民有了各種新的創造，人民運輸工作僅是其中的偉大事業之一。各方面的工作和創造都需要加以總結，我在此，特就[illegible]的人民運輸和領導人民進行運輸問題，提出幾點意見，作組織工作與進行工作的參考。我不企圖講到全般的問題，我只講其中幾個要點。

第一是改變稱號問題。某同志來信中，提議改變「民伕」的稱號，他說，民伕是統治階級奴役人民的一種稱號，與我們勞動人民服務[illegible]的自由勞動的新精神不相容，應該改變。例如實際上，有同志[illegible]民伕或伕子，他們[illegible]回答：「我自願上前綫的，[illegible]，不要叫伕子呀」。某同志提議改稱民工，名實才不矛盾。我同意這個意見，改稱民工。記得在江西時代，人民最討厭叫「老表」，[illegible]，現在據我們耳聞目見，山東人民亦討厭別人喊「老鄉，老鄉」，大家以同志相稱，則十分喜歡。我想我軍對人民自來採取同志的至親的友愛態度，則民伕改稱民工，對當地人民一律以同志相稱，這是對的。這本是我軍的傳統和本色的表現，與反人民軍隊對人民採取壓迫者統治者的態度，是剛剛相反的。我提議把這改稱，作爲加強軍隊與人民聯繫的更實際的步驟。我們應[illegible]，應注意到數十萬民工同志與部隊一起並肩作戰，[illegible]工作的重要性，應引起充分注意。

第二是民工的組織與領導問題。對民工同志有兩種關心，第一種是政治的，第二種是生活物質的。第一種是政治的結合。數十萬民工同志們，經過八年抗戰，和土改，他們的政治覺悟很高，他們到前綫服務，受到部隊的精神上的[illegible]，首先使民工同志們受到部隊的[illegible]，使他們在初期得到滿足，因此一切工作順利進行。以爲某部隊在初期不注意對他們的生活照顧，不[illegible]，受不得苦，以爲還一些伕子不肚，[illegible]，則去」的態度，採取很好，結果很不融洽，工作推行很困難，造成疾病和損害，是令人很痛心的。

因此，我們對組織民工和領導民工的具體經驗，是政治教育與生活照顧，心民工同志的[illegible]，疾病要醫治，等等，服務前綫，不僅在作戰勝利上，而且影響到數十萬民工的更[illegible]，還一基本路綫，應確定下來。[illegible]指出：（一）民工同志們在戰場上，[illegible]，老百姓與部隊情感一處，[illegible]許多[illegible]赴戰場，成千[illegible]，救了我的命，[illegible]「你救了我的命，你救了我是我的恩人」[illegible]動派，使軍民的[illegible]這樣，人民最能迅速提高[illegible]人民軍隊爲人民[illegible]人民力量而更[illegible]人民方面。（未完）

世界各國人民 堅定地團結在蘇聯周圍
都與蘇聯同時慶祝十月革命節

（綜合報導）七日，世界各國人民都與蘇聯人民同時熱烈慶祝十月革命三十週年。捷克斯拉夫全國有一萬三千個城市與村鎮開會慶祝，致斯大林與蘇聯政府及人民的賀電上，有三百萬人親自簽名。布拉格、布拉底斯拉登等地並有蘇聯革命與建國史蹟展覽會。南斯拉夫，則正如南作家聯盟主席安得烈區在慶祝會上所說：「南歐近幾天來社會生活，就是籌備慶祝十月革命節，因為：第一、十月革命節的歷史意義和社會政治的成果，凝聚了全進步人類的注意。第二、南國人民要分享蘇聯人民的歡樂，正如他們會在戰時和蘇聯人民分享抗敵的艱苦一樣。」全國各城市都舉行人民節日音樂會，各工廠俱樂部各劇院都舉行紀念大會。在節日以前，各鑛工人都爭先提前完成政府規定的計劃。羅馬尼亞各地正舉行「羅蘇友好週」，羅總理格羅查親自主持隆重的閉幕典禮。保加利亞則在祖國陣線主催下，舉行全國大慶祝。芬蘭總理皮可拉親率外長、內長、工商部長等要員，赴莫斯科參與祝典。波蘭亦派出由議會副議長與斯拉夫委員會率領的代表團，赴蘇京慶賀。法國共產黨發起的巴黎慶祝大會，雖然受到反動政府當局的多方阻難，但湧赴冬季運動場大廳參加盛會的群衆，竟達五萬人之多；當杜克洛、加舍與馬爾第發表演說時，群衆就以雷鳴般的掌聲，高呼「加強法蘇友誼！」大會最後，在暴風雨似的歡呼聲中，通過致斯大林的賀電。意大利各城市都舉行集會與遊行，意共總書記托格里亞蒂在六日米蘭紀念大會上，發表演說，在指出蘇聯的成功與在東歐實行了的進步之後，呼籲一切民主黨派為意大利政治生活的革新而聯合起來。

巴黎百分之九十公用事業工人 舉行罷工要求增資

（巴黎訊）巴黎及近郊百分之九十的公用事業工人，為要求增加工資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而舉行罷工。垃圾工人與清道夫於五日罷工後，巴黎未收集之垃圾，已溢出垃圾箱而散佈在巴黎之街巷及庭院中。垃圾工人與清道夫數千人，並於六日舉行示威，抗議物價上漲與要求增資。這一罷工，迄八日止，已得到自來水工人、郵貨汽車司機、電力工人、醫院洗衣工人、陰溝工人、市立殯儀工人、道輪工人等的支持。同時，卡貝爾麵粉廠工人（該廠供給巴黎麵房所用麵粉的大部），亦通過罷工決議，待其他麵粉廠罷工時，即實行罷工。

匈、意等國民主人士 痛斥戰爭販子
力主以戰爭罪犯處罪

（新華社陝北九日電）各方訊：匈、意、拉丁美洲等國民主人士痛斥戰爭販子，並力主以戰爭罪犯處罪。匈副總理匈共總書記拉科西在廣播中力斥美蘇戰爭之論，宣稱：此乃國際反動份子，在英美國同夥之支持下所散佈者，他們正叫囂美國即將對蘇宣戰，並將獲勝，但這完全是虛妄和無稽的謊言。拉氏揭露美論新戰爭者，亦即三年前希望德國秘密武器與希特勒的獲勝利之徒，勸匈共「薩巴德‧諾格」報亦著論主張，凡犯有散佈謠言新戰爭可能爆發之罪者，當判處五年徒刑。

意著名作家科學家與報界於四日在佛羅倫斯發表致世界作家宣言，力促宣佈原子武器為非法，並宣佈使用原子武器者為犯戰爭罪。

拉丁美洲勞工聯合會主席特列達諾最近在致該會所屬各工會函中，號召全體勞動人民，一致反對戰爭販子，反對美國對南美日益增長的政治經濟壓力。該函譴責美國之政策，威脅南美各國之獨立，支持若干國家的反共、反民主運動。

簡訊

（各方訊）蘇、法、英、美四外長助理會議，五日在倫敦召開，討論對德、奧和約問題，並為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四外長會議進行準備工作。出席代表，蘇為外交部西歐司司長斯米爾諾夫，法為柏林盟國管制委員會法國政治顧問沙都因，美為駐德美軍司令之政治顧問穆非，英為外交部助理次官斯特朗。

希民主軍擊退敵進攻 在各綫贏得主動權
希解放區日趨鞏固從事建設

（雅典訊）據希民主軍總部廣播十月份綜合戰報稱：雖然敵軍在人力與裝備上都佔優勢，但民主軍勝利地擊退了敵人在色薩利一佛、羅里那、卡拉加關、陸麥槳、白康納、緬台等地區的一切進攻，並在一切地區獲得了主動權。在中西部馬其頓與愛匹魯斯區，民主軍指揮部所部於十月十八日在米提索瓦區進行聯合作戰，歷三日激戰，擊潰敵兩營後，進駐米提索瓦城，敵人欲以鉅大兵力重佔該城的一切企圖，均告失敗。西北部馬其頓中西部民主軍指揮部所部，於十月五日至十五日間，勝利擊退敵人在賓宗凡納、浮羅利那與卡斯托里亞的一切進攻。民主軍另部並突入艾克西所與佛羅里那區。中東部色薩利佛區民主軍指揮部所部，於本月展開決定性攻勢，突破米托斯山中南部地區，解放村莊多處。陸麥槳指揮部所部於本月再度克復伊色斯喬拉等山地，並於五日在格里薩爾茨附近之役中，殲敵「零格槳」旅第五零三營。民主軍本月獲得輝煌戰果，創與敵軍傷亡一比十一之範例，計斃敵九百五十人，傷敵七百五十人，俘敵多人，繳獲自動步槍五十支，布朗槍四十支，子彈二十萬發，迫擊砲九門及大量糧食、衣服和其他軍用品。民主軍則僅傷亡一百五十人。

（雅典訊）希臘解放區日趨鞏固，從事各種建設。希民主軍總部於二日通令成立內政委員會，負責管理「不屈服於雅典法西斯政府的自由領土」，並組織「希臘自由領土人民警衛隊」，保障解放區秩序和平安全及人民的財產，總部同時頒佈恢復解放區教育的命令，由人民委員會負責修葺一切校舍建築，並沒收逃亡大地主大商人的房屋物資與現金，充作校舍與教育經費之用。總部鑒於解放區農民因遭法西斯匪軍擄燒搶掠殆盡，影響今年之收成，故決定所有農民對農業銀行之欠款，一律延期三年償還。日前解放區並推行「人民指揮部」的選舉，人民均積極參加投票。

誰可惡？

周烽

大半個有三大姓：姓邸的住在東頭；姓彭的住在西頭；姓任的住在當中。過去在封建統治下，三大姓中間有很大矛盾。經常邸姓說那姓奸頑，那姓說這姓可惡（晉綏）。四頭的人們常這樣說：「咱西頭人軟，常受人家東頭的欺侮！」「東頭那些姓邸的就可惡啊！」

一天晚上，西頭開貧農座談會，來開會的有二十幾個人，多半都是姓彭的，當談到敵偽時候，那些員扭，彭高紅就說：「一些事就不能說了；攤派甚也是咱西頭人吃虧，甚設護差吧，總是先從西頭起頭，輪的快到戲台（在當街）跟前，就打倒了。人家說：「鬧亂了，從頭來吧！」又從西頭開了，輪到戲台跟前，就又「亂了」，又打倒了，又從西頭輪！……咱支上十回差，人家頂多支上一兩回。就不從東頭輪一回回？」彭俊喜說：「你看看！村會在人家姓邸的手裏把着吆！邸克成、邸五紅、邸庚卯，三家大老財個個死了，人家叫姓任的誰敢往東？」眾人接着七嘴八舌的說：「東頭姓邸的就是可惡咧！」「全憑見村，唯數姓邸的霸。」「……」

這時，邸成官老漢低着頭，坐在炕角裏，邸來喜老漢坐在爐台上抽煙，兩個人一句話也不說。蹲在地下的邸恆義，再也坐不住了，站起來說道：「你們張口姓邸的可惡，閉口姓邸的可惡；是凡姓邸的都是可惡的？咱有不可惡的呢？」邸成官也些些人吧，來說一說，咱們哥，我們三個都是姓邸的，怎個可惡法？你們給咱說上兩句。我看不能吧？誰不知道邸來喜和邸成官，繞的跟老奶奶一樣，打過誰？罵過誰？」他向眾人揣了一眼，眾人說：「這三個人不可惡。」邸恆義接着又說道：「貧窮說，姓邸的果真也有可惡的，真正誰可惡，大家也清楚。邸克成、邸五紅（大地主），不要說對別人，對姓邸的本家本戶，也是一樣可惡，那年白無個打是我五叔，邸五紅故打了我兩個比賽（耳光），咱還不是白挨了。按說，都是姓邸的，都是可惡的，因甚咱就白挨了？還不是人家有錢有勢！「人窮被人欺，馬瘦被人騎」，這話說對了。就說西頭姓彭的，就都是好的？沒個可惡的？全村人都說西頭彭存存（地主）是個「圪精」（奸猾慳吝之意），能說西頭姓彭的都是「圪精」？我看不能吧！」

彭潤年緊接着說：「咱就覺得咱不「圪精」，要說彭存存圪精，那可些也不容他。「傻兒村三圪精：任三、存存、趙社紅。」（前兩個是地主，後一個是無賴）這話倒說對了。」彭高紅說：「存存真夠個圪精。事變前幾年，彭來恆給他當長工，二十六年撐着牲口支差去了，好幾個月沒回來，隔了些時日，又回來了，彭來恆歸說：「俺娃甚時來的？」存存爺：「能給你添孫媳一半兩勾勾。」以後彭來恆害上了病，快死了，連理都沒理了一下。」彭潤年說：「彭林森給他當長工，受的窩囊氣還少了？吃個尺飯，死的窩，別開些窩也要，長的氣結了，蒸下些窩窩才叫長工吃，故的死氣了，死了才叫長工吃，你猜怎了？死了氣吃不上！受上一年也正經使不上一個工錢。」彭俊喜說：「不要說了，反正東頭有可惡的，西頭也有可惡的；姓邸的有可惡的，姓彭的也有可惡的。甚事情也不能把話說盡。」

彭潤年又挑了一句道：「你們說派差因甚老從西頭派了」眾人說：「三大老財在東頭住咬！要是三大老財住在西頭，你看從東頭起頭不！」彭三毛說：「不管從東起頭，不管從西起頭，反正老財們總吃不了虧。你們慢慢思謀：派差是按門派，老財們種上頃數八十畝地，一回也是一個差，咱們種上三二畝地，一回也是一個差！」彭開紅說：「不要說支差，甚還不是那樣……。」邸恆義反問道：「說來說去倒底是誰可惡？」眾人說：「說了半夜你倒迷糊了！凡是地主老財都是可惡的。你看看過去佔便宜的是誰們？不管姓彭姓邸的，地主老財都是可惡的，是一家心。不管姓甚的，窮人都是一家人。」「以前分開說「東頭的」「西頭的」「東頭人可惡」「西頭人圪精咧！」都不對。」邸恆義又說：「咱們可好斷了，不管東頭姓邸的西頭姓彭的，咱天下農民是一家，地主老財是一家。跟上咱一家人說就淡（對）了！」

於綏沙城　十月三十日

追擊

劉曬

十月四日，府谷花塢鎮白家窯那一帶可熱鬧啦！二百六十多個敵人，被咱們×中隊追得滿山價野亂竄。咱一機槍一開叫，敵人就擠通擠通的栽倒了。×連翻身出身的一排長張成厚，一見×連抓住六七個俘虜，就高興得嚷着：「一二三班的同志們，捉俘虜比賽啊！」戰士們追得更快了，一翻過一個高圪樑，六個敵人悄悄的蜷在一個深水溝裏，副連長韓福生和張排長帶着十一個戰士，追上對面的土坡，韓副連長握着手榴彈對敵人喊：

「交槍不？不交老子就打下去了！」

敵人把四支步槍托朝天，連聲說：「交交交！」二班貧農戰士白在拉，槍栓嘩啦一下，子彈上了膛，第一個從丈五高的土崖上跳下去，接着貧農出身的三班長王正軍和張排長，也一齊跳下去。土崖上面的戰士，都把槍對準要交槍的敵人，一個敵人的臉都成了焦黃皮，乖乖的把四支步槍交出來。一個傢伙把連槍藏在屁股後，二班副岳來真，跳下去術一比，張排長撲上去，把連槍奪了下來。

他們派人把俘虜和槍彈交給指導員，又像猛虎似的追下去了。白在拉跳崖時閃了腳，仍一拐一拐的跟上去。

兒童放哨小故事

李子健

某夜，已到二更的時候，天色漆黑，寒氣逼人，衛村兒童團關鎖生還在一里外的地裏放哨，四面忽然傳來「呼塔呼塔」的牲口蹄聲，小關鎖生心中想「狗日的，一定不是好東西！」就把手榴彈的火繩拉出準備着。一會兒，過來兩個傢伙趕着兩頭毛驢，驢上馱着麥子，關鎖生雖然年紀小，但知道這不是好事，就盤問了一番，兩個傢伙也鬼騙了一頓，就想乘機逃走，小關鎖生一面呼叫大人，一面緊緊的拉住了一頭毛驢，另一個傢伙見勢不佳，就掙脫了，小關鎖生見力量不敵，大人們又聽不見，眼看這一個又要掙脫，就拿起手榴彈說：「你走老子炸死你！」這傢伙連忙掏出一塊白洋：「小娃娃你把這錢收下吧。」小關鎖生厲聲大罵：「放你媽的屁！……」一頭毛驢帶一個傢伙被拖到村子上來了。原來這兩個傢伙是山水村人，黑夜下來到忻州敵方偷賣麥子的，一個名叫王八俊，是地主；一個名叫王和和，是替王八俊馱麥去忻州的。

副刊